



◎ 译著《陈纳德将军与中国》——故乡生涯和初入军队 /  
到中国去 / 战争·战争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飞虎队的成长及其功绩 /  
冒险的事业 / 苦难的成果 / 再来中国

# 陈香梅文集

*Chen Xiang-mei Wenji*

第4卷

(皖)新登字 04 号

陈香梅文集(1—4 卷)

金宏达 于青 编

责任编辑:沈小兰 欧子布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省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53.625

插 页:16

字 数:120 万

印 数:10001—15000

版 次: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7—5396—1314—9/I·1213

定 价:66.00 元(平) 80.00 元(精)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陈香梅与陈纳德新婚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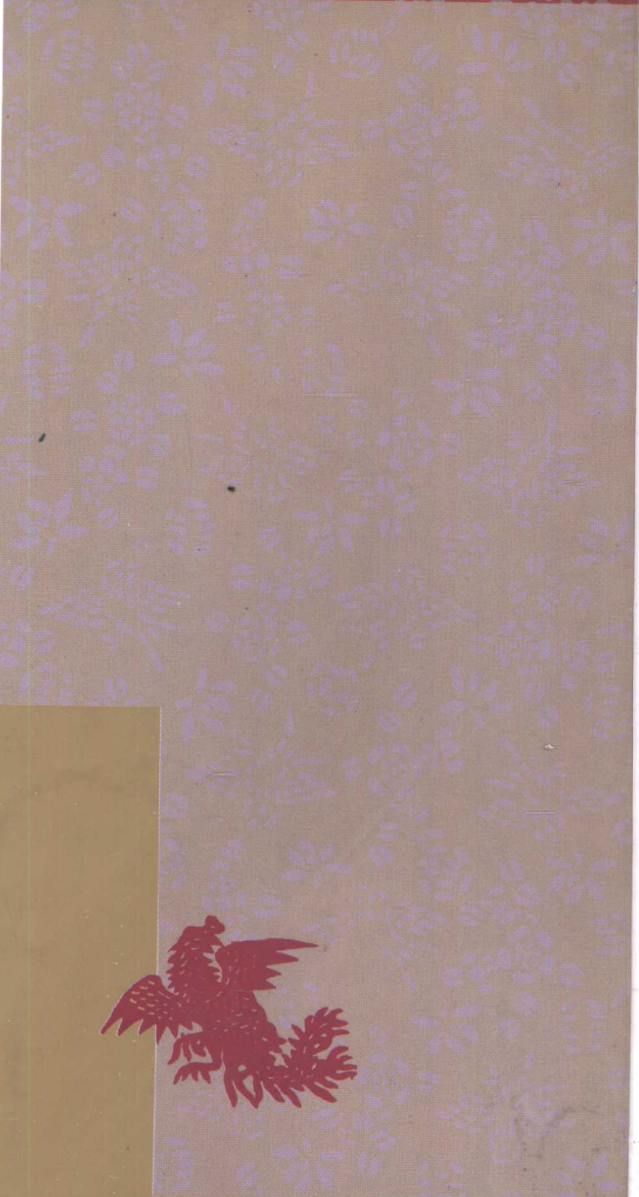
● ● 与陈纳德将军在一起(上)  
陈香梅母亲(陈应葵、廖香词)在古巴结婚时所摄。陈父右边是外祖母廖邱雅琴,陈母左边为外祖父廖凤书大使,前面四名花童分别是陈香梅的六姨、七姨、九姨和十姨(下)



● 陈香梅在湘西名画家黄永玉所赠画作〔荷花〕前留影

译著

# 陈纳德将军与中国



● 责任编辑：沈小兰 欧子布  
● 装帧设计：吕敬人

# 目 录

第一章	故乡生涯和初入军队	1
第二章	在空军里的歧遇	19
第三章	到中国去	32
第四章	战争,战争	51
第五章	和苏联人在一起工作	66
第六章	在昆明	74
第七章	艰巨的日子	84
第八章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98
第九章	我头痛的事	115
第一〇章	怒江上	134
第一一章	滇缅战役	155
第一二章	飞虎的成长及其功绩(上)	178
第一三章	飞虎的成长及其功绩(下)	200
第一四章	史迪威在中国	217
第一五章	冒险的事业	242



第一六章	光明前的苦斗	263
第一七章	驼峰两面之争议	290
第一八章	苦难的成果	313
第一九章	灰色的日子	336
第二〇章	魏德迈在中国	350
第二一章	告别中国	368
第二二章	再来中国	389
陈香梅年表		396
编后记		399

## 第一章 故乡生涯和初入军队

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杜甫

我和中国发生联系可以说是在美国堪萨斯州的一所病院里开始。那是一九三七年的春天，我刚巧结束了二十年的军队生涯，也就是陆军飞行队战斗机驾驶员的工作告一段落。我躺在美陆海军医院的病榻上，患着慢性的重气管炎，低血压，听觉不灵，和精神体质双重衰弱等症。那时我已经是快要四十七岁的人，并且因为体力减退（患着以上各种病症），不合继续服务军队的条件，所以我就在那一年获准退休。连我自己也想不到，在不到四个月之后，我竟飞越重洋，冒着日本战斗机和高射炮火，来到中国，参加刚好展开的中日战争。

这一个突然的转变，在我的战斗生涯中似乎是注定了的。因为我一生始终希望做一个军人，可是除了飞行之外，我以前在军

队中所做的工作均不甚合我的理想。我的先人是法国人，是十七世纪时期的新教徒，一七七八年离开了阿尔萨斯——罗兰，随着法国名将于斐叶元帅参加美国的革命战争，后来就移居到美国浮琴尼亚州的西南部。世代相传渐向西移，经过田纳西和密士瑟必两州到路易斯安那州平原的水乡泽国落籍。一八四二年我的祖父在该州买了三百亩肥沃的田地，把他的后半生希望与精力完全寄托在种植棉花和成家立业之上。在西移中，陈纳德这族人和德克萨斯州的开山祖，山姆休斯顿族也成了亲戚。山姆休斯顿的母亲和我的曾祖母是同胞姊妹，而我的生母耶茜·李，则是南北战争时代南部名将李将军的族人，她的父亲是浮琴尼亚州的军医(当代颇负声誉的医生)，名叫威廉斯华莱士·李。

我于一八九〇年生于德克萨斯州的康麦斯(地方)，而我童年时代的光阴则大都消磨在密士瑟必河流域的路易斯安那州东北部，流连嬉戏于高大荫深的橡树丛与柏树林之间。这就是有名的密士瑟必河的泛滥地带，直到如今，在那儿居住的人还不断地与大自然的灾祸斗争。那儿除了一望无际肥沃的棉田外，林间和野外还有许多狼、熊、鹿、野火鸡和数不尽的猎物。当我五岁的那一年，我的母亲就溘然与世长辞；我的父亲，约翰·史东活·陈纳德，身体壮健，一直活到八十岁。他对于我的嗜爱森林表示很深的同情，任随我在森林里(嬉游)，有时我甚至整个星期住在野外，以一些咸肉、小鱼和麦饼之类的东西充饥。我在野外狩猎的结果很不错，每当我从外面回家的时候，总是带着整袋的野鸟和其它猎物供全家人的晚餐，我渐次像以打猎为生的猎人那样热衷于打猎，这种热望到而今我还保持着。我开始用温吉士打来福枪来打猎的时候年纪才八岁，从那时始，我就随处沉醉于狩猎与

垂钓的乐趣中。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常常垂钓于西萨斯河畔；秋末的季节我又好整以暇地在竹林间追猎野鹿。过去的十年中每次我从中国回到美国的时候，无论逗留时间的久暂，我总想办法到故乡路易斯安那州去垂钓一番，即使是几小时的享受也好。有许多人在冬天的时候就终止钓鱼，其实在我看来只因为他们不谙鱼性，把许多好机会都于无形中失掉了。

由于过惯了山水之间的生涯，养成了我的自信、自赖和自作决断的性格。我刚到十二岁的时候就欢喜自个儿去打猎和钓鱼。那时我的年纪太轻，没有资格和成年人相处；而我又比与我同年的孩子们知道得多，没有兴趣和他们一起玩耍，于是我反形孤独了。我每到野外的时候常自搭帐幕，自己找寻和烹煮食物，而对于独自置身深林，并不当作什么一回事。

当我十岁的那一年，我的父亲再度结婚，这位继母是我在吉尔伯特小学的教员绿蒂·巴恩丝女士，这真是一个再好没有的选择，——我早就喜爱这个人，因为她生长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卡尔豪附近的田庄，也是一个大自然的爱好者。当她未与我父亲结婚之前，我们已常常一道出去骑马、旅行或到郊外野餐。她常常鼓励我去过我所酷爱的生活，并要我成为一个有为的人，她说我除了在打猎捕鱼的技巧上比其他孩子高明外其他还不算什么，我应当在同龄的儿童中做他们的学问上的领袖。五年之后，我这位唯一的可敬爱的良伴竟弃我而去，那时我年甫十五，重又感到可怕的孤独，并且在以后的时光里，再也找不到一位那样使我全心地敬仰敬爱的人。

童年时代那种无羁无束、放浪形骸的生活和继母所给予我的同情和爱的教养，把我的心性塑成了一种跟现代的社会似乎

有点格格不入的典型。稚龄时虽然我不致离群独处，但我从来不高兴接受大孩子的指导，因此我宁愿自行其是或在小孩子群中做首领。我欢喜教导他们，并且对于强凌弱、众暴寡这种行为时常挺身而出，扶弱锄强。由于一种不自觉的冲动我常欲出人头地。我于是要跑得快，跳得高，游得远，潜得深；钓鱼要大的，射猎要比别人准确；看书要比别的孩子多；在田里工作要最卖力；在学校里每门功课都要名列前茅；在全球队中是出色的选手；当篮球队的中锋，足球也玩得不错；无论做什么事我总要独占鳌头。另一方面我却是一个既怕羞而又敏感于他人的批评的人，同时对于比我年纪大的人罕有信心。我具有一种好胜的天性，凡事爱做领袖，指示那些不大有能力的人，而当我在某项事业上获致优胜时，可并不沾沾自喜或自傲。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思虑过人，精力充沛，对任何问题都能当机立断而见诸行动，我对于那些优柔寡断的人很看不惯。这种独断独行的个性对于我以后的工作颇有不良的影响，因为我时常不能向我的上司详述我的计划。通常当我被迫向别人解释我的计划时，我就感到有点难堪，因而使我的一部分上司觉得我是易于冲动而不够稳健。这完全是因为他们对于像我这样能够临危不迫而妥筹善策，迅采行动的人缺乏认识的缘故。假如授我全权去主理一桩事情的话，其结果常是十分美满的。

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我就时常在外祖父李医生的书房里，埋头故纸堆中向往于古代希腊与罗马的贝罗波尼斯与普尼克之战。虽然我完全不知道希腊、迦太基与罗马究竟位在何方，然而战争图画中的大象、披甲的战士，以及燃烧中的战船可把我整个地吸引住了。

我欢喜历史、地理和数学。我阅读它们就如与我同龄的孩子们看漫画一般。在小学时代的暑期里，我常以自修增进旁的学识。十三岁的时候我就完成了中小学的学程，因为年纪太轻，没有资格进大学，所以我就读了一年预科。我小小的年纪就爱研究宗教，主要的原因是我可从圣经中找到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于是在十一岁那一年，我就正式受洗入教，为浸信会教徒。

第一次受到军事训练是当我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读一年级主修农科的时候。我虽然无意要做一个农人，不过我所受的小小学教育不允许我选修其它科目。我入大学只不过十四岁，和其他学生一样，自从入了那被红墙围绕的校舍之后，军事训练成为必修的科目。

入学后没到几天，我就受到旧生所给予新生的惯例愚弄：一位值日的高级同学把一杆短枪交给我，要我值班，任务是把守宿舍的大门，不让没有通行证的同学随意进出。当我煞有介事地在大门把守着时，住在二层楼的高级同学就从窗口把冷水向下倾倒。我虽衣服湿透，可还来往地走着方步，不过这接二连三的当头冷水可激起了我无名之火，于是当吃中饭的铃声响时我就决意报复。一群饿虎似的高级同学，向着饭堂飞跑的时候，都遇到刺刀的挡驾。我横眉冷视着他们，使他们无可奈何。这个玩笑实在开得太大了点，累得大家下午还饿着肚皮，到后来好不容易才找到值日生，把任务交卸后，才算解了挨饿同学的围。

我曾报名投考西点军校和海军军校，在一九〇九年就到安纳波利斯参加入学考试，看到那阴暗、灰墙的校舍，我的做海军上将的热望不觉冷了下来。经过两日汗流浹背的考试，有位好心的人对我说：即使侥幸被录取，也还要在这校舍内攻读两年，才

可以正式受训。看来这种刻板的生活，对于一个路易斯安那州的野孩子，实在太不相宜了，于是在最后的一场考试中，我故意交了白卷，然后给家中老父打一封电报，告诉他我已落选，同时将乘下一班的火车回家。

我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又发生了问题。因为在邓萨斯河上最理想的捕鱼季节是初夏，而那时大学里还未放暑假。我为了急于到河上赶捕鱼的季节。每年总是千方百计地在大考结束，得到学分之后找点错事干，使学校记过，把我开除，以求早一星期离校。秋季开学时再设法入校，总不免有点麻烦，但因为我的成绩优良，同时我的叔父纳尔逊又是当时州中颇负声望的教授，这一关往往能够渡过。

不过我那屡试不爽的办法有一次竟出了毛病。有一年学期将近结束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还差三个缺点才可以受开除的处分。于是不择手段，自告奋勇地偷出校门去买酒，以解那些酒鬼同学之渴，虽然我从未尝过啤酒的滋味。当时我唯一的希望是遇到守卫时，和他冲突一场，可以藉此受记过而被驱逐出校。不幸天不作美，我从偷出校门至买了酒回来，竟遇不到一个会去报告我的犯规行为的守卫，失望之余，只好再出去找找，结果也不成功。

到了检阅的时候，我遂故意把裤管卷起，希望再被记几次过，但事情并不如理想般顺利，那值班的长官看到我那副怪样子后，马上把我从队中叫出来示众，然后当着全体学员对我说：

“陈纳德，你这一生休想做军人！”

这个长官对我的坏印象，后来又传给了一位沙尔门上尉，他的名字我是永远也忘不了的，因为后来当我初次申请加入航空

学校,学习飞行时,被沙尔门上尉所阻挠,并给我评语说:“该申请人未具备成为成功的飞行员的必要条件。”

好在我的运气不坏,前门不通,我就避开了沙尔门上尉的目光,从后门入了军事航空学校。一九一一年一架摇摆不定的寇蒂斯双翼式机,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博览会上出现时,增强了我投身航空事业的志愿。像当时许多青年人一样,我追求着光明、希望、创造新的世界;另一方面我又神往于历史所载的英烈事迹,恨不身为古人,好驰骋疆场,一显男儿身手。那时开发西部已成明日黄花,更无红印第安人作战斗的对象,我们青年人的前途,似乎非常黯淡。而就在这个没有出路的时候,一种新奇的东西出现了:当一个炎夏,我在史利物坡的上空看到一架原始的飞机时,我就决意去学习飞行。不过开头我的志愿就受到很多磨折,好多年来都显得前途十分灰黯。

最后一年的大学生涯是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师范学校结束的。我第一个职业是在乡村小学当教师,管教一群农户的顽童。他们随时使教师头痛,以致无人愿意彻底担任这个苦差,而学期往往缩短。说起来笑话,有许多学生年纪比我大,个子比我高,然而我在下过一番苦功之后,总算把他们制服,这不能不说是我的主要成就。第二年我为他们组织了垒球队,使他们的精力得循正途发展,而且这垒球队在路易斯安那州北部屡战屡胜,所向无敌。我自己也参加球队,和他们一同跑跳。乡村教师的待遇虽很菲薄,但我颇自得其乐。乡村学校在春季就结业,以便那些学生能够及时回家帮助耕种,直到秋收后才再开学,这使我有充分时间去打猎,去垂钓。

我结了婚,并且有了两个孩子,家庭经济顿成问题,叫我不



得不南游找求收入较好的差事，我当过密士瑟比州比路色商科学院的英文教员，路易斯维尔的青年会的体育教练，最后又于一九一六年在俄亥俄州阿克朗城，专为协约国制造汽车内外胎的工厂任职。当一九一七年四月美国对德宣战时，我立即请求受飞行训练而被拒绝。我那时年已二十七，又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加入空军已有点超过标准年龄。

八月到来，我终于加入印地安纳州的士官学校。到了是年十一月，经过九十日的训练，我已成为一位陆军中尉。第一份差事是被派到圣安东尼奥的特拉维斯要塞第九十师服务。离城不远就有一个由棉田改成的机场，称为凯利机场，是通讯队训练飞行人员的地点。当凯利机场征求志愿飞行员时，我马上跑到那儿去报名，心里幻想着飞行的美梦。我加入通讯队之后我还得随着一批批由火车源源运来的新飞行员同受军训。我在凯利住了差不多一年，三次请求学习飞行都被拒绝，而最后一次是获准了。

这时凯利机场方面的情形相当复杂，我就利用这机会去和几个乐于指导的教练接近，向他们请教飞机的原理。查理·李昂是一位老练的教官，常在课外给我飞行的指导；还有一位年轻的机师劳尔夫中尉也常常给与我独自驾驶飞机的机会，他在场面起飞线上推动飞机后便攀下机身，让我跳上去驾机起飞。

不久我被远远调到一个机场去做飞机检查工作，检查一切进出的飞机。我的工作登记机场飞行的钟点，有时遇着飞机飞行的钟点不够，我就乘机跳上机去，消磨另一个飞行的钟点。

在那个时候飞行事业还不大发达，关于飞行方面的规则可说是凤毛麟角。有一次我偶然想过几天假期，便径自驾了一架袖珍型机到达拉斯去盘桓了一个星期，这件事竟没有一个人晓得。